

滿百卽今姦細充斥尚難盤詰若待虜縱橫
何資防禦昨據署海州叅將事沈大材稟稱
本月十五日申時據乾糧塢看草屯民并管
草軍丁等拿到姦細一名黃子要供稱係蓋
州人四十六年被虜在奴酋寨內今聞海蓋
一帶採打青草差子要同真夷三名稍帶火
鑰火石燒燬青草恐人知覺將子要扮成女
人形像下穿女鞋膝褲向王家乞討飯食又
用棉花討火王家疑是姦細捉拿細問供吐

前因又供奴酋李永芳商議先於海州以斷
糧草軍馬後路等情到職爲照三岔河係廣
寧門戶而海州與遼陽聲勢又須連絡方成
犄角之勢劉孔胤宜速領家丁駐防海州再
以健兵萬人佐之分布鞍山一半遼陽急則
領兵趨援三岔河西則用麻承恩防守除家
丁外亦以萬人佐之多備火砲火器阻水爲
營奴或不敢長驅也又照金蓋四衛海運餉
道之所奴酋垂涎已久近據海蓋道副使康

應乾稟稱岫巖有現碑之事有已未建夷統
兵到此之語雖事屬虛誕然人心不無搖惑
欲將蓋州東昌設防兵馬調赴岫巖金復設
防兵馬調赴黃骨島該道往來巡歷其間時
加簡練以爲四衛戶牖之防以爲數十萬軍
儲之衛再于寬叆鎮江等處量添兵馬以壯
聲援等情前東省撫按二臣俱有防海運之
設鑿鑿可行職查得寬叆去岫巖二百餘里
岫巖至海蓋僅百有餘里今寬叆兵力全無
萬一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騎出寬
叆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數十萬衛
至糗糧徒爲盜資海蓋道向來移海州旣係
東西通衢又方拮据輸輓金復金復巡歷恐
有鞭長之虞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員
副總兵一員督前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金
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八百八
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直等處調足
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七十七隻刻

船三隻由水路三日可到今千總葉春情願
赴取所屬船隻并火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
俟防守有功破格優擢抑職鰲鰲爲是慮者
非但防奴長驅也職前疏謂東檄抄花西結
虎慙今信使往來不絕于塗彼非孝子順孫
也三十九年虎酋無故犯搶穆家堡款後于
四十三年報前領賞忽又攻尅大安儻領兵
近邊窺見廣寧單虛已極別有異圖何以禦
之抄花差人上關送還陳經歷聞流言誑惑
而北徙遼西一帶諸虜屯住一旦蠢動東西
俱壞用夷之說不敢輕舉前許虎酋加賞事
至經半年兵部皆不具覆今錢糧不得湊手
彼犬羊可以空言縻之乎職又安得不亟請
也若經臣分派防守已有次第而鞍水海州
三岔河俱有重兵聯絡爲營以重遼陽之勢
又最急之着而萬全之策也職之所慮者兵
部以調兵爲苦戶部以湊餉爲難彼此推調
直至不可收拾而甘心以全盛金旣付于腥

羶之手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豈非不忠之甚而萬世罪人哉伏願

勅下兵部將應添兵馬作何征調卽爲具覆又查得宣府都司薛來胤勇略絕倫韜鈴素諳善於練兵精於火戰應加遊擊職銜赴廣寧督練新兵其添設道臣仍

勅吏部議覆施行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閱臣啟行在邇制虜廟筭宜周敬陳第一要機以斬無負任使事竊惟科臣閱邊之遣我

祖宗朝多有之厥後廢棄而不舉者非一朝一夕矣於今奴酋不道我師敗潰遼左之半壁幾空邊廷之肆欺日甚金錢耗而莫問功罪淆而弗明卽如鐵嶺陷而猶冒死級以爲功北關尅而未得金白之的耗所託重于科臣之一往閱者非尠鮮也今吏科給事中姚宗文奉旨有日業已陞辭束裝矣宗文識練膽裕近復留心博訪遼左情狀破虜機括不啻聚米而籌

全唐文卷之三十一
如在目中昨撫臣周永春疏請宗文作速出
關誠知其謀猷超卓樂與奏功前日

皇上十羊九牧之

旨此特爲太平無事載其清靜者言耳非所以語
變起倥偬燃眉剝膚急資羣策羣力之時也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萬間之厦非一
木之支况禦虜重任又豈一手一足之辦哉
奴酋名雖犬羊其實豺虎今有豺虎爲羣咆
哮狂噬非多得虜人効智宣力其何以扼戾
蟲之吭而制其死命耶如止欲宗文至關而
返關外之主客情形必難責之射覆而中矣
昔趙充國漢宿將也漢宣欲征羗虜問以當
用兵幾何充國對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以充國之不能者遠欲宗文遙度而
嘗試之乎所願

皇上假以便宜令其相機進止苟有利于

社稷當無愛於髮膚斷不可徃於牧羊之

旨弗敢出關一步也至奴酋大入大利小入小利

試觀遼左孔棘之勢無異擐土塞濱堤也撫臣欲激粃巴結虎憨爲以夷攻夷計此科臣官應震按臣王象恒諄諄言之不翅再三詎非今日第一機會之可乘哉然用夷之術得力在間諜間諜之術得力在厚賄胡虜貪婪非有以甚飽其欲恐無以大激其怒昔漢高用陳平計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及間卒以滅楚漢高不惜多金爲間諜之費

皇上又何惜此阿堵物而不爲滅酋之用哉所願勅下該部湊發多金利益不淺卽云帑藏匱乏向日原議銀五萬兩爲數不多亦宜急爲設處今宗文到彼與經撫商確持之爲餌事完銷筭不然徒欲空手而行恐談天之舌不能如朱提之刀也嗟嗟時不可失機不可遲時機之會間不容髮國家今日疆場之壞大都坐優游不斷需之一字誤事難挽往者决裂已屬覆轍幸勿再誤尚自寬假曰奴酋一月不

舉料無遠志竊恐其來雖緩其毒益深猛獸之欲搏也先縮其爪鷲鳥之將擊也必斂其翼思念及此能無寒心已耶他如山海墻垣之應築以固金湯旅順叅將之應復以防海道鴨綠江之應設大將宿重兵以連朝鮮而壯聲援皆諸臣言之鑿鑿可行者統祈嚴勅閱臣細加規畫明白敷奏其于外攘內安兩有攸賴在此行也可無更舉矣

○貴州道監察御史蕭毅中題爲中朝元氣日剝邊疆危症難療懇乞

聖明速更前轍無致再誤事職初躋言路知

皇上必不禁職言亦何忌諱而不言竊惟天下大勢如人身然血脉一滯肢體必痿元神少怯邪毒立攻故外威必先內治邊釁未有不起於中潰者今日之事倘只知遼禍之燎原而不直窮禍本大創前非卽目前救遼或可幸無恙然禍本未杜恐門庭有寇而舟中皆敵天下之大可寒心者奚必獨在遼哉自古無

三十年不郊不廟不朝之天子乃從

皇上爲此創見創聞之事杲日不出終風且霾則此三十年見天不見日之天下直是半醒半夢之世界耳覲面之啟奏不聞紙上之疏達有幾况啟事十不得一而急緩槩從停寢主與臣相關通之精神主臣與天下相流注之脉絡中槁外枯天下柰何而不亂也災異迭見山河破碎此亂象也上下否隔百凡廢弛此亂源也亂源不塞亂象難弭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豈猶然晝寢夜酣時乎牀膚已剝薪膽未勵不徒雪恥之新憤振起積弛之舊習天下事終不可爲矣

皇上誠猛然念曰往張差之變一見臣工面而洵洵者立定此我行之旣效事也茲者削地之辱何如觸瑟之傲斷斷乎非

御朝咨策不足了此於是警蹕忽傳召對遍及進閣臣而飭之曰中書政本爾六年相業今竟何若乎擔當國家之事則縮首退避不爲禍

敗國家之事則馬上催促爲之已往者姑置不問今事急矣安所得救時之相向日會推內除已點二臣外尚有可點用否會推外有遺抑未推之禮卿爲輿論所共惜者尚有可另推否閣臣對

天顏必不敢掩公論卽不然而職等採有通國公議在具有觸邪白簡在憑有

九廟神靈在必不使一手障天舉朝短氣也進吏部冢臣而論之曰無事時所資用人多事日

何不稍破常格今草莽中有稱海內第一流者詞臣中有經濟饒嫻者有謀議優長者俱宜不次擢用而輒云起廢難于轉石也詞林不肯越資也千萬人中纔得二三天挺英豪竟不能得其一臂之用則爾部拘拘資格之過耳且如邊陲多難則各邊撫并各邊道最宜擇人的宜久任蓋得人而久任使兵有實伍餉不虛冒邊事庶乎可振不然人以官爲傳舍官以職爲蘧廬兵十不得二餉飽將不

飽兵再有奴酋各邊皆開鐵也進戶兵兩部而誠之曰戶職餉樞職兵平時則可分局有事則宜同舟戶部因兵定餉除額解加派搜括外須另講生財節用之道多方接濟無苦執拗倘有不足朕當以內帑益之至樞臣費餉徵兵須以調兵之精不精定各處發兵撫道將之職不職尤宜慎者有事之日擇將爲急更宜悉者山海一關脩備難緩戶兵部一心有大關係處又在愆愆閣臣之主持也進臺省諸臣而命之曰昔洛蜀黨南北部禍人國不小爾科道官從國家起念畏萬世清議勿作權門鷹犬動抑正人勿分兩家門戶便起私闢夫事求其理之當耳人求其利于國耳上殿不妨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可耳二三十年泡影功名轉眼易盡千萬劫帶來良心死當不易若舉念不問其心論人不問其品私意橫中礙手輒伐曾不思時事至此如救焚者但能撲滅烈焰何分恩仇儻同已者庇

異已者沮庸夫當關英雄束手不至顛覆

宗社不已天下公論出于臺省天下安危亦懸于臺省勿以人國爲戲也

皇上若果有此番舉動則數十年汶閩乾坤忽爾煥發於光明不必躬自拮据但使人各淬勵臣工自是兢奮軍民無不怵舞卽外夷聞之無不心懾膽慄者輪臺奉天幸有此悔今日皇上用悔之日卽社稷有靈挽敗亡爲安全之日循此者昌否則凶職愚不識避忌惟

聖明宥其狂顛鑒其朴忠職不勝竦惕待命之至
○山東巡撫王在晉謹揭邇緣東省兵虛職與按院陳屢疏控聞蒙荷

聖鑒兩奉

明旨勅部作速議覆以固海防東人靡不手額稱慶曰

聖明之厯念我東方若是其急也夫

嚴旨一而至再職宜靜聽部覆何容贅言乃奉

旨久之尚無成議奴以至強莫禦之勢遠以人離

垂敝之時其去登萊一間耳海防稍足自固
職何靳不爲數圖請益矧舉朝方畢慮於遼
奚暇分餘力以顧我我亦胡爲自昧緩急與
遼左爭鳴顧揣時有萬萬不能已者自倭平
而東省旋議銷兵減汰過甚今經三調零卒
無多向以三四萬人禦倭今以二三千兵備
虜有餘不足或相倍蓰腥羶習騎不習舟未
必舍陸而從海職固知之第聞奴酋昔年收
我南兵今復納我叛將指麾調遣廣布腹心
據經畧疏遼左降將且及百員降兵何可勝
筭有如入犯不必虜自操舟烏龍江所造艦
豈終置之朽爛且我運泊岸旣資盜糧又藉
寇舟倘風色不順猝急不能開洋遠避勾攝
非難乘駕甚便不須強虜挾衆憑陵只一二
十船橫截海洋運道梗絕海澨驚惶獸奔豕
突聞風潰散視遼人之思遁殆有甚焉沿海
衛所軍丁分班入衛無人守堞城中僅草屋
十餘家頽垣零落跛羊可踰誰能櫻城固守

操戈相逐乎昔蘇文忠公狀奏云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每歲四月遣兵戍龜磯至八月還以備不虞屯兵常不下四五千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屯駐慶曆以後兵勢分弱致啟戎心文忠之爲此議備虜也非備倭也元豐間宋無金人之患而文忠已見及之未及四十年而靖康虜寇東地方受害建炎二年金人

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廷傑死之紹興二十一年虜復犯膠西李寶大戰於陳家島建夷慣能海戰往事之明徵也今日建酋之強不殊往昔而今日武備之弱大類宋人清河撫順旣破奴不難問道疾馳乘船渡海恐遼陽之截其後耳萬一遼陽不守則金復海蓋直同破竹旅順揚帆半日卽及登萊矣此時求兵不得索援不至我無輔車相倚之勢且有肩背旣失之憂是棄遼併欲棄山左也徒

行而忘負擔之重登岸而忘及溺之危竊謂
謀國貴有全籌審勢必須兩顧青登萊三府
勢不得不添兵以固海防省會不得不添兵
以備接應德州臨清近京地面不可不宿重
兵以備入援蓋添兵可以警四方乘機竊發
之盜賊又可以衛百萬軍與轉餉之漕渠東
方之扃鍵既嚴可以強京師左臂南路之咽
喉謹守可以防胡馬長驅請以策遼之緒餘
策及山東及時整頓將來莫大之益也近見
各衙門條議可採者甚多內如聯屬朝鮮以
示犄角之形金復海蓋四衛遣大臣大將以
牽奴酋之後鴨綠江設鎮守統兵以存屬國
旅順設遊擊以護海運俱爲制勝防夷上策
遼東山左蓋兩利焉奴酋奸細聞之必按劍
而却步矣至如東省頻年游饑地土拋荒日
前大旱無收萬分艱苦兵食之議全藉
廟廊主持別爲裁處新兵添設總伺部堂酌量議
覆職當奉

成命而行之未敢擅也爲此謹具揭

○巡按直隸御史董元儒題爲虎酋聲息甚緊廟堂制禦宜蚤懇乞

聖斷速允撫臣之請發帑行間以急圖安攘大計事本月初一日據永平兵備道袁應泰揭爲夷情事准協守東路叅將姜弼手本據尖哨口報稱役等於本年八月初十日奉差出口跟同夷人相漢等前去行走十八日到于屬夷頭目腦毛大營內住探東夷情形有腦毛大向役等說稱前日虎墩兔憨徑自差了崔吾榜什前去薊鎮各口上講了一番撫賞並無許他一絲一線憨十分惱怒今傳調黑石炭黃把都兒各莫台吉等大小頭兒三十個共湊精兵達子十萬餘騎要去薊鎮講賞如不依就要犯搶我再三再四的阻他不肯依我我受着裏邊的

天恩苦苦勸他不從我也臉上無光憨今只等佛爺開了光明就要于九月盡間擇日祭旗上

馬起身萬分是實你們快些回去說與裏邊知道隄備見我忠順好心我待他完了好事再去勸他只恐他少年性氣決意要去我就攔不住了等語隨差夷人孩子等六十騎伴送回還進口緣由備稟到協會報到道轉報到職該職看得自逆奴犯順以來調兵徵餉騷動宇內支東補西苦無長策以故聚旅而謀用夷制夷靡不以激發抄虎諸酋爲第一勝筭柰投骨息爭虛聲難喝又靡不以捐幣行間爲第一急着撫臣以此陳控按臣以此披瀝戶部屢疏叩

閣舉朝合喙爭鳴其勢誠急其情最切而

皇上堅塞聰聽寶吝錙銖悠悠忽忽槩置高閣得無以邊報數日不至遂可厝火怡堂狎爲不必然之慮乎今虎墩兔憨糾合部落三十家擁聚精兵十萬餘擇日祭旗前來薊鎮挾賞犯搶此尖哨楊安等直探夷營向頭目腦毛大口授之語腦齒素稱效順又爲虎酋平日

取信其言蓋鑿鑿有據者萬一胡騎驟嘶逼
臨近關許賞不可堵拒不退不知
皇上猶得扃戶高臥置之罔聞否且沿邊諸虜處
處占風望影虎墩擾薊奴賊逼遼四郊烽火
齊達都門不知

皇上猶能懷金抱玉安然享用否當此燃眉剝膚
之勢急爲救焚拯溺之圖計惟有陽示羈縻
陰用挑激庶可少遏犬羊狂焰徐收鷓蚌餘
利且遼撫疏內稱愍使已領諭帖去矣特在

聖衷厯念蚤沛

德音卽不能遽如戶部所請但得先發二百萬并
勅閱臣姚宗文便宜出關協同經撫二臣酌量緩
急相機舉事投之以必應啗之以樂從務令
虎酋歸我戎索便可遙奪狡奴膽魄遼左旣
藉聲援薊門頓息餘氛卽捐此五六十萬與
之不大愈于調將百十員徵兵十數萬乎夫
然後悉如撫臣周永春之言以二十萬慰勞
朝鮮以二十萬犒賞川兵與守遼將卒再以

百萬優卹陣亡家屬并弔問北關之子姓部落而一一周卹之將見此二百萬之擲銖兩毫末盡成投醪挾纊之賜夷夏軍民人懷敵愾禦侮之思未渙人心不聯自固方張士氣不鼓自振四方忠義聞風嚮應清撫開鐵可圖恢復遼存而薊得安枕薊安而

陵京無恙

聖子神孫億萬斯年長享富貴於無窮更何愛於朽蠹長物而戀戀不割甘受賊夷之憑陵自貽藉寇資盜之隱禍哉時不可失機不容髮圖之蚤而斷之決惟我

皇上一念轉移間不然東西交訐遼薊並危靖康覆轍殷鑒不遠天下事有非職今日所忍言者矣伏乞

大奮乾斷立賜允行邊疆幸甚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儒學生員張光朝題爲東陲告急固本預防以安內攘外事謹按奴酋蓄謀既久勢且猖獗况已破北關去其所忌

遼左孔亟危如累棊幸

皇上惕然圖維諸臣因事納忠策之詳矣朝竊以今之所患不在藩籬而在堂奧不在具文而在根本不在無將無兵無餉而在人情之渙散也言路之齟齬也任事之掣肘也頹靡之難振也爲今之計宜深思熟處以爲制治未亂之圖無臨事童皇以致萬有一失之變謹摠愚忠上陳時宜六事敢附芻蕘以祈採擇一曰固要害之地今虜不卽乘勝長驅以遼陽有備或將出吾不意也兵法城有所不攻途有所不由安知彼不虛聲恐喝牽制我軍而率精銳從喜峯古北趨遵薊密雲以出吾左臂又何知不連引西北虜從宣府居庸趨易保定或從大同趨鴈門以斷吾右臂又安知彼不舟師直抵天津登海諸州以扼我咽喉從遼山海入者正道也從薊密來者間道也從宣大來者迂道也從涉海來者險道也四路一失卽通德臨清必危京師隔絕兩不相

救此時尚可爲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故今日沿邊海諸戍雖已萬分戒嚴而更宜加意者也

一曰廣人才之路夫時平則人慕爵祿有事則士重功名况長才異能之士不必能彎弓對策又不必肯從召募若限以武科召募則孫吳韓白之流退矣要在虚心延攬折節諮求或蒐羅於薦舉務得真才或徵聘於隱逸不遺卑賤諸凡抱籌略明陰陽以至一技一藝之長奇書秘授之術皆得自達隨才器使必盡其用上竭誠以求下捐軀以赴朽骨千金神駿自出此今所宜亟圖者也

一曰開贖罪之門夫功罪可相准古有用敗軍之將反以成功赦盜馬之臣因而脫難者作奸犯科之中未必無慷慨智勇之儔仗節殉義之士也今需才至急竊謂凡負罪悔過願立功輸邊自効者原其情事而使之錄其功棄其罪則感恩者奮矣

一曰廣積儲之實夫民以食爲本今東南民力已竭兼水潦頻災小民懸罄卒然有急何以支吾宜令郡縣便宜設處脩舉常平要法告糴於豐驗之鄉貯積於歲歉之地價不騰踊民無枵腹卽有萬一之虞可免流離之嘆矣

一曰精訓練之方夫資糧不厚難以募兵恩威不行難以訓練訓練之要豈僅僅左右進退金鼓旌旗砲號之節而已謂宜精選教頭時時習練十人教成百人百人教成千人若長

器短器火器之各有所精車戰步戰水戰之各有所便山林險阻平野之各有所利用正出奇設伏之各有所宜平時了然指掌臨用自合神機更能將得士心兵得將意如指臂相使若子弟之衛父兄以之禦敵無不勝矣

一曰預城守之備夫承平日久武備浸弛畿輔尚然他可知矣倘一朝告變能不望風披靡哉謂宜移檄郡縣各得以便宜募兵練習繕脩城隍飭治器械仍於各所屬地方行保家

之法十家爲甲每甲有長稽其本業授之兵
杖申連坐之禁使之家與家相檢甲與甲相
護以防異言異服作奸爲盜之人有司以時
按其武藝而獎勵之平居可以保安有事可
以徵發矣右所陳六事要畧言之者似涉常
談行之者每循故事苟非真心實行何能見
效責成然揆其大綱以才爲本有桑孔劉晏
之臣不憂財之不富有張韓武穆之將何慮
兵之不強若專大將之權則決機呼吸不以
遙制而敗其謀厚軍資之費則重關民社不
以纖嗇而撓其筭推誠委任可以聯豪傑之
心賞罰嚴明足以壯三軍之氣此在

皇上處置得宜大臣佐理妙用非朝鄙陋所敢知
也朝廷懦賤儒無關言責至於忠誠之義率
土皆臣萬一可少佐

廟謨亦草介微臣惓惓之極悻也伏乞詳酌施行
○管理練軍事務徐光啟題爲時勢極迫極窘微
臣甚拙甚迂量力知難恐致誤國懇祈速賜

聖斷以重防禦事臣自受

命以來條陳習練事宜已經再疏各部司覆候
明旨企踵以待久矣臣疏中所言軍餉器甲等事
不無多費金錢者非敢以此難部臣也兵家
所貴知彼知己兩年訪問知奴賊器甲事事
堅利奴賊兵馬人人精勇假如棋逢高手豈
容漫應必須筭定勝之妙着遠東三路敗衄
正以漫應失之今日欲求破賊苟非良將精
兵堅甲利器必無勝理臣之前疏已嘗再四
陳說所以條款內開載器甲價值兵士糧餉
皆於優厚之中尋求節省酌量中數然而計
部堂屬茫無以應者非其不欲實不能也且
臣與商確不過議兵二萬耳况進於此其難
又何如哉臣復思

祖宗兵制爲防禦都城計者非不備具在內則有
京營在外則有四鎮豈爲平時觀美亦將以
應敵備患也總緣兵久不用人不服習費薄
故器不堅好餉薄故士無選銳今

皇上特募新兵委臣練習豈非俯採臣言欲求選
練之士堪以破賊立功者哉然而時不足費
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以爲必不可得也今
部臣計無復之或將勉強支持兵士受此薄
餉亦只苟延殘喘一切器甲皆不得大改更
新如此三年五年亦復朽鈍怯懦如常而已
又安用臣爲哉不惟無用此官亦無用此兵
蓋有此官卽有官之費有此兵卽有兵之費
總來無益不如省之爲愈也譬如人家前堂
後室業已巍然整飭止因年久頽廢欲於庭
院之中別構一室求勝於前必須工料備足
然後可耳如其貧難空詘東那西湊新不成
新舊不成舊不如并此工料脩整舊宅猶爲
得策矣臣今一身四虛無着候

命再旬延頸垂手無一事可作欲作一事必須金
錢不比舊設衙門尚有故事可循徐圖整頓
也若此因循積久無論棄可爲之日力貽猝
至之重憂卽使僥天之幸遼東可守虜未長

驅臣統此罷弱之兵虛粧門面濫叨榮寵亦
非臣初志也儻謂遼東爲急都城爲緩則此
兵可以無設若言不必厚餉精卒不須堅甲
利器但得其人自成勝局臨期應敵不須與
鬪實力別可出奇制勝若此異才求諸中外
臣僚定可多得如臣迂拙實非其人且臣言
具在若其可用則是必然之畫宜見施行若
不可用則是不移之愚奚堪委任正如草澤
醫人自言有方可以愈疾主人信之遽加厚
待及至立方攢藥卽主伯亞旅共須商確覺
其可服便應服之覺不可服則宜棄其藥遣
其人奪其糈別命良醫以求治療不容置之
用舍之間因循須臾使病益深也若云不必
用彼方藥但令擔此重任他日病不可治將
使獨當其辜如此計事豈不大謬乎伏望

皇上速賜電決如行臣之言卽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議斟酌計處如臣題請之數用
以造器給餉務求別有着落不與遼餉相干

此外有臣前疏條陳建造敵臺設置大砲一事無論薊鎮已有成驗卽寧夏沙湃地方全藉此臺虜不敢窺樞臣黃嘉善楊應聘所親試其管工將官辛志德與臣所薦遊擊趙鳳岐皆可召用又見按臣王象恒議守通州見行題請諸臣之言與臣所議若論守禦上策其議一也若蒙再

勅該部議處料價建立此事是費萬人一年之餉可當十萬雄兵抑且萬年永賴新兵之費可以大段減省若臣言不可用之卽望

聖明別簡賢能使速任事以振威嚴以圖鞏固至如臣之不才虛受

聖恩超資躡進未効鉛刀之用已成躍冶之金反已懷慙義難就列并祈速賜罷斥庶臣之分義安而臣亦安矣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調遣紀律當嚴防禦關隘宜審謹摘其至要懇乞

聖斷以奠民生以壯軍威事今天下徵調四出奉

行苟且其統衆非良將沿途驛騷而鷄犬爲之不寧間闖常苦有兵其充數多乞兒偏能鬪掠而戰陣非所習聞遼陽嘗苦無兵且安家行糧之費動糜金錢而募補月餉之支難塞江海則兵之調也卽以一當十猶不足以當奴之一柰何以羣羊虛稱虎賁項晉兵禦人白晝與宣兵恆不勝衣地方官忠義謂何敢以國事爲兒戲也今而後宜責成于各處撫按官凡調援兵及統兵將領到關之日

勅令總督同閱視科臣逐名查點果係精銳堪戰方許出關否則汰回勒限選補并總稽各處援兵實數其勇怯相半及怯十七而勇二三者撫按官分別叅處爲人臣誤國者之戒至將領約束不嚴所至擾害輕則捆打重則褫革斷乎不少假借而啟行旣領安家則行糧不得預給恐先時耗費無以糊口宜照蜀撫按例行糧與官總領或三日五日一給則朝夕取諸所有而飽足不覲其他矧隊各有長

動稟於管押之嚴而行逐其侶無越於先後之畔此謂兵有節制雖寡亦強今經畧獨稱有蜀兵之勁而可恃以無恐則撫按號令嚴肅與將領步伍整齊何可不紀錄優敘以爲四方勸也此法行庶乎調一兵不受兵之害有一兵收一兵之用卽不多兵而兵自足以禦敵且不糜餉而餉益足以養兵也至於要害之守聯絡之策無如撫臣周永春一疏切中肯綮先是職與臺臣王象恒面相等度謂奴目前不攻遼陽計必窺海蓋四衛糧草屯聚出我不意而先爲燒絕則遼陽坐困今觀道臣康應乾緝獲奸細黃子要扮成女人用綿花包火意圖燬草又供奴酋同李永芳商議先搶海州以斷糧草軍馬後路是狡奴情形何常不在人意中宜速用撫臣言以劉孔胤守海州麻承恩守三岔河各宿重兵萬餘使聲勢爲倚而首尾相應則遼陽將有四維之勢必不折而入于奴至添設道臣一員副

總兵一員外衛金復內護登萊洵稱碩畫而
職尚謂彈壓諸將護衛內外非用大臣不可
且從來督理糧餉例遣戶部一侍郎則劑量
多寡官專無侵而稽核弊蠹權重不撓雖天
津督餉見有侍郎李長庚然其制內地之羸
而輸之遼左不及防海寇之乘而斷其右臂
是必兩處俱有大臣督運防運而後緩急有
濟禍患無虞且芝蔴灣水陸並輸得協力以
圖其成而烏龍江造船有據先伐謀而制其

勝平時控御道鎮以張犄角之形遇警督率
官兵愈壯折衝之勢此等關係使兩河要害
與山左聲援項背相屬臂指易使度非道臣
所能辦若科臣官應震灑灑言之真兒添設
大臣倚毗不淺謂宜同撫臣疏叅酌復請道
出萬全他如慰勞朝鮮以堅屬國之翼戴弔
問北關而集未散之部夷東連紗巴西結虎
慙批所易怒餌以樂從俾陰入吾彀中而共
縛奴掌土此惟閣臣姚宗文慧識遠猷駕馭

有餘地焉又何不假以便宜而拘攣不出關也但使貪使詐用謀誘自非多金束手莫措皇上及今不發內帑直待藉寇兵資盜糧嗟何及矣蓋燎原之勢挽河撲滅已無救于焦頭猶然燕雀是娛將不戢自焚又豈臣子所忍言哉伏惟

皇上宥職狂瞽槩賜施行

○順天府儒學教授今陞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璧題爲國勢日危

聖聰日蔽直陳禍福以效孤忠事臣一介書生謬廁科名一紀于茲矣試之邑吏鞅掌無裨量移部曹素飡罔效退而伏于青氊苜蓿之間茲備員南雍指日陞辭行矣踈遠小臣寧不知自揣乃啾啾妄言以取出位之罪顧臣嘗讀宋史王黼梁師成等相比爲奸廟謨失策金人南犯宋祚傾危太學生陳東慨然伏闕上書臣今竊祿師儒之官

陛下方責臣以範士覩此時艱忠憤一念誼何敢

自後切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惟

陛下不知憂國憂民行將有奉天靖康之禍辱且及矣臣與其貪生避死處小朝廷以求活曷若自効一言盡忠以報

陛下乎自古未有

聖明之君重金寶而輕宗社者亦未有賢智之主信內侍而疑羣臣者遼事危急至此言事諸臣披忠效款之牘痛哭流涕之語既滿公車陛下何不省覽甚且百官叩闕累日

陛下猶沉酣宴安俾晝作夜不出與大小臣工亟圖所以保安弭患之策豈以經畧一臣遂能制奴酋乎豈以遼陽一隅可有可無乎豈以二三大臣緩急可倚乎豈以羽林十萬可衛神京乎豈以四方勤王有呼必應乎豈以各省田賦尚可加徵乎豈以左右近習諛言足信乎豈以崇階美秩可羈縻朝士乎豈以內帑充盈可常保不失乎不知經臣熊廷弼雖授尚方之劍無奈人心渙散兵餉不繼戰守無

善述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備內外無援觀其大勢久去一疏上下解體
一時整頓無及經畧亦難獨特矣萬一遼陽
不保則山海薊鎮遂成破竹之勢切恐戎馬
未及都城而已先有內變矣中外臣工心知
其危者十人而九顧事權既不在握卽間有
矢口而談者亦且等于過耳之風無當緩急
乃二三大臣享

陛下高爵厚祿捐軀報國宜何如者豈意蔽賢固
寵者日在醉夢坐視神州陸沉力詘計窮者

遇事譁張自塞請帑之路隨人遷就者中無
定見徒虛帷幄之籌大臣寧足倚耶臣初上
公車及見操班軍士尚有持弓挾矢者雖敝
壞不堪軍容猶在邇年惟見人執一柳棍其
端或着數寸釘便爲利器試問以坐作進止
之方攻圍擊刺之法孰有知之且充是役者
皆市廛傭販與長班水夫之類果可使之執
干戈以衛社稷抑能制挺以撻賊也羽林奚
足用耶四方忠義之士豈無勤王效順者然

必有以激勸之庶幾人思挾纊之恩甘心赴敵以死頃者西晉四千衆奉檄先集都門兵部不爲安插戶部不給糗糧向微該省撫臣預備千金散給幾爲涇源之續矣是尚可以招揀後至乎天下止此物力今民窮于賦役財竭于稅監征倭之稅未蠲征奴之餉復派灾荒洊至苛政日煩十室九空民不堪命是尚可以加賦乎刑餘近習匪教匪誨彼知

陛下厭聞邊事一惟阿承取悅苟圖目前富貴安計存亾遠慮今遼左喪師失地罪同罰異人言李維翰李如栢李如楨輦金厚賄左右以至羣臣奏疏未得盡達

御前如蘆受等且恐連坐通夷前罪共相蒙蔽中外揆隔禍本于此近聞此曹各令家屬賚厚貲于江南置買田宅預思爲播遷之計此其設心不過爲裴寂爲童貫爲王振諸人而已其言果足信否平時臺省津要人人艷慕今日者疏多中格事多掣肘時事漸不可爲惟

恐責任所羈乞身觀望者比比皆是

陛下雖持考選之命印劄不予羣臣亦無羶慕之
矣試觀兩咨考選有一候命者乎前代鹿臺
鉅橋之蓄瓊林大盈之積未嘗不爲子孫千
百年計一旦時移世改徒爲敵寇資

陛下雖擁帑萬萬人心一散孰爲守者蓋多藏厚
亾自古明鑒

陛下何見之不蚤也昔唐太宗置弘文館日與諸
臣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竟開三百鴻基

秦二世爲趙高所惑深居宮禁盜賊蜂起長
史欣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不旋踵而從兵
已入咸陽矣臣願

陛下爲太宗不願

陛下爲二世也漢武傾竭帑藏犁庭漠北卒致渾
邪入朝呼韓稽首桓靈之時小人諂進政化
日損鬻獄賣官財貨公行不轉睫而奸雄四
起漢鼎潛移矣臣願

陛下爲孝武不願

陛下爲桓靈也當此天地板蕩宇宙乖離四夷啟
疆大寇已入門庭

九廟神靈且將震驚豈容

陛下久擁不貲之富深居高拱之宮請出

御文華殿召文武大小臣工諭各陳所見果有傑
出之才文臣有如李綱趙鼎于謙者責以城
守事宜武臣如張韓劉岳戚繼光者便當擢
以不次速令出關或用以扼要或藉爲聲援
用壯遼陽之膽堅河西之防仍下詔四方有
能勤王赴義者責成諸省撫按犒勞遣行星
馳入衛道過水次諸倉請人給儲粟則士有
宿飽人人思奮

諭貴戚勛臣暫止花石土木工作捐私蓄助軍需
諭戶部傳檄各省藩司運司將老庫存留并郡邑
積谷入官還官銀兩各借一半速解餉司如
近日河南事例

諭兵部馬上督催召募新兵沿途不得騷擾仍預
備衣糧以待其至卽分地安插歸伍其下第

武舉不妨廣行蒐羅錄用則數千赴赴武士兼以家丁足當雄兵數萬以之隸于新營令督率操練招至新兵必有可觀豈不逸而有成倘虞俸餉不足請以沙汰京營老弱口糧月給三石或令更班自往通儲關領其住扎營房必得千有餘間一時葢造未及臣見安定門外車房鱗次半爲虛設請以車輪三五歸併一室便可棲息萬人更有繼至者則四郊各寺院亦可暫屯

諭工部速將通灣竹木近郊磚石搬運入城葢此等散漫盡爲攻具歛之皆足爲守具也其盈甲兵仗火器當及時修補以給新營聞之內庫收貯硝黃大半皆插和鹽土曾無四分足用舊者固不可問兵興之際不可不責以實効也至若罔寺之馬價匱乏當清理御馬監之冗耗以協濟之庶緩急相周得官府一體之義竊觀戎政尚書黃克纘機謀調度詞臣徐光啟諳練韜鈴科臣姚宗文精深方畧誠

當今之韓范禁中之頗牧也

皇上皆簡而任之良得其人矣但事權中握雖武穆不能成功糧運不給雖孔明不能遠駕旣委以軍國重任當使之展布裕如儻復有所牽制使不得盡智竭忠不亦負

陛下知人善任耶至于軍需所急莫過甲仗兵器舊者皆不堪用非另造不可軍餉不貲計窮搜括錢法一項亦可稍濟一二顧兩者材料惟南方羽箭羽角銅鐵爐匠種種精便請于兵工二部各選精勤一二任事之臣開局于蕪湖清江兩地製造鼓鑄陸續解京接濟度幾軍需不匱甲堅兵利不徒以卒予敵也當此災沴洊至國勢傾危正

陛下當撤樂減膳之時而況內府儲蓄陳陳相因乃不顧民窮財盡上供日急貂璫橫索徒竭四方物力以滋朽蠹此何益于

陛下也請將各省織造蘇杭之布江右之瓷蜀中之扇暫行停止改折助餉其他如內外冗員

宜汰戶工二部開納事例銀兩半爲奸胥乾
沒有名無實請專責成臺省一爲清刷則軍
不患不足至于增置閣員尤爲救時急務已
推及者黜用未舉者旃求俾根本重地名賢
畢集時諭處分軍國重事則立見擔當經濟
使中外咸知有所倚賴尤願大臣和衷博採
去黨同伐異之私羣臣戮力同心捐分曹聚
訟之議庶幾人心離可復合國勢危而復安
不獨大小臣工不負

陛下知遇

陛下亦得以謝

二祖

八宗在天之靈矣

○提督學校御史周師旦題爲

天討幸已恭行軍事尚無完策懇惟特賜

宸斷以弔威稜以靖封疆事竊自遼左養寇三十

年致奴酋假息遊魂寢有今日

皇上赫然震怒載興師旅以討不庭豈不爲鞭弭

四夷之盛舉哉且

睿思獨斷超格用一熊廷弼以主闔外自廷弼用而遼左氣色日益精明人心日益疑固中外臣民孰不頌

皇上知人善任使卽建一楊鎬而當事文武諸臣皆累息而不敢爲玩固知

皇上畱神邊務卓有振揚乃臣猶鰓鰓過計也得無仁賢未盡用罪人尙漏網兵若餉尙厯

九重之宵旰歟夫有賢不用是謂國鬱縱過以

傷法則姦門開是謂國蠹積貯不足恃緩急是謂國窘負雷霆之勇烈不足鋪戎行是謂國弱有一于此已爲危形况四者兼湊一時更值國有大討若何不諗于圖成之算也蓋自大府少府如掃主計者于是急爲搜括爲那移爲捐助爲加派瓶竭壘耻後將何繼願民力之乾耗極矣連年水暎奇蓄所在見告卽正賦尙虞見逋而况復誅求額外恐錙銖億萬反爲捐助者潤橐而民間賣鬻男女置

若罔聞重可念也土崩瓦解之禍胡不聞焉
皇上猶擁之以自封乎夫大內黃白充盈不過塵
土長物當此軍興告劇正宜盡渙之以貽挾
纘何爲小子大恡堅不可啓萬目所視孰能
忍懷豈其不鑒于瓊林之轍而甘心撲滿若
此夫以軍餉若茲之艱也是當何如清楚何
如沾漑乃解運關給者旣漑無統紀掌管尺
籍者又肆爲侵牟倘查覈得實卽顯繩以三
尺夫奚疑何爲一切相于寬貸徒使主客諸
鐵衣枵腹膚疥愁忿無寥蹈戈鋌于白肉而
日苦饑寒扼虎狼以赤拳而羣思解散此其
事勢尙可待其罪尙可赦耶夫兵自清勾不
能行抽丁選實又不敢行則惟有言召募與
徵調二策但前之徵調者半設爲青燐其所
存焉無幾今虎符四下人多枳足不前而各
鎮又以固吾圉爲解多取則少發急取則緩
發且已調者復告憊于京師方調者必釀釁
于徭獍驚而且聞何以謀國于是惟以召募

爲最一着夫名募之善者不過日厚直以鼓
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驅給安家以慰其內顧
而已然業產丘峙丁廣且行者寧肯揀一死
以易數鍰不過壁立貧兒市塵游手或官司
強勒或暫圖餬口以應上命其躑健碩壯者
幾何力弩數石者幾何疆抗足疾者幾何武
藝軼格者幾何其輕勇跳盪敢于格鬪者又
幾何且慮中道烏飛空費官帑安可不詳爲
計者戚繼光著有選兵法極稱精秘須着意
做行庶幾兵有真兵耳兵旣集則訓練爲急
矣大都夷虜不能布奇惟元人乃知用幹腹
用禱虛用示遠用穿轍其餘不過衝突遮復
合圖把稍而見我之操習正當熟諳彼長知
堅瑕以制其敝乃今之所爲訓練者臣知之
矣祇能襲其形似擺一四門方陣其金鼓震
也旗幟翩翩也左此而右彼賞罰錯然也問
之兵兵不知其故也問之將將亦不知其故
也卒然有警則又改爲一堵墻溝其地而塹

之置火器其上奈軍士脚踏不定每欲望敵先潰猶然金鼓也而耳不聞猶然旗幟也而目不見猶然左右也而心不知故虜每見其營脚動卽撲馬直前刃矢兩下我兵率自相躡轢以死不然或深入而落伏或少騁而被圍是可爲訓練乎前總兵周尚文與俺答阿不孩對壘于石砬村鏖戰兩日大至克捷復合戰于饅頭山亦殺傷過當此獨非邊兵乎意平昔所爲教演者當另有步伐不徒如今日畫餅也遼中諸將帥亦知其畧否倘不急返此道卽渠犀百萬奚爲而其要尤在明賞罰按軍法賞與罰輕重原自較然故威克愛者始可爲大將彼經臣方畧素嫻諒已饒辦之矣據經臣請盛甲器械火藥俱已蒙

俞旨給發但思庫藏旣久率多敝惡卽發去亦未必得實用況我之函鎧矛戟前已盡擲奴中故奴士馬皆全裝心固而敢戰而我軍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器不犀利與徒跣同欲驅肌

肉以冒鋒鏑其安能格臣謂甲有五種總不如兩截暗甲有完盛有三種總不如牛心盛爲完鎗刀有五種總不如久練精鐵爲完弓箭有三十八種總不如大小相準勁迅善入者爲完故有則仍舊無則更新切勿執彼朽綻棄我蹶張徒以虛器賈餘帑也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查兵制每隊火器手五名原設有定額及試之戎行率鮮成效者則以器具之劣與教演之生疎也須鎗砲俱用堅好毋令

以炸裂取敗更廉諸軍中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是役每當操練時抽取各隊火器手互相持放使其高下不爽累黍左右必擬肩蹶則應機一發當者無不糜爛而火器乃收奇績矣進此者其惟間諜乎兵家以間諜爲微妙鬼神所不可知也故曰事莫親于間機莫密于間賞莫厚于間聞奴酋先間劉杜二帥竟墮其術何犬羊能然而我不能然彼江夷南閩諸部落外雖讐于強威中實憐于骨